

HAIWAIZHONGGUONVZUOJIACONGSHU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浑雪

海那边

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

ROSEWELL

审丑 ALASKA MCMXVIII

家常篇

海
那
边

HAINABIAN

下

[美] 严歌苓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HAIWAIZHONGGUONVZUOJIACONGSHU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浑雪

海那边

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

小女小渔

审丑

家常篇

ROCKWELL
ALASKA MCMXVIII

海 那 边

HAINABIAN

下

【美】严歌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屋有阁楼

饭菜做齐，申焕叫：“爸，把灯开开。”

一直就着窗子光读报的申沐清答应着，去摸灯钮。灯有了，她才敢捧着托盘踏进屋。就这一间屋，餐桌抵着墙，来客时拖出来。在伦敦，这样就住得不坏了，申焕奖学金的百分之七十要交房租。

申沐清看女儿将一碟腌鸡搁到桌上，又把两只小碗对面对摆好，配齐两双筷子，放在碗边。就这些。女儿说：“汤还在烧。”女儿神情严肃。剩她和父亲单独在一起时，她总是这样严肃。她最正常和自然的样子，就是这样严肃。

女儿自己先坐下，申沐清也跟着坐下，发出很轻一声呻吟。女儿看他一眼。他也不明白这个呻吟从哪里出来的；上了七十，人动一动就出来这种哼唧，其实他好好的。

“先吃吧，我马上去楼上拿汤。”申焕说。

楼上其实只是几级梯阶之上的一间阁楼，摆一张床给申沐清睡，还搁一个电灶，真正的烹饪是在那儿，这屋里的炉灶是从不用的，是给看的。申焕说人家西方人的厨房干净得像个无菌实验室。因此她把炉俱都拆到阁楼上去了，留的只是个空壳，一天到晚锃亮。申焕说这样外国人就不会讲中国人邋遢，申沐清同意：中国人是邋遢。

申焕吃两口，站起上楼去。申沐清喜欢看她走路，两个膀子微微向两侧张着，步子不稳也不均。个个小孩学走路，大人对他拍拍手：过来，朝我这儿来，他就会这样扇着两个膀子向前扑。在他印象中，申焕从最开头学走路到二十九岁，一直是这样子走路。小小孩子的笨样。

“汤特别鲜！”申焕在楼梯上就通知。她手上套了两只棉手套，鼻尖越发地红。她从小就恨自己长的这个鼻子，无缘无故就红。她没这个鼻子可以是个好看女人的。

搁下汤盘，申焕对父亲邀请地看一眼。

这时门铃响起来，申焕说：“他来了！”

申沐清说：“噢。”看她一眼，又说：“要不要我走？”

申焕说：“不。”她忙起身去拿餐巾、餐纸，把纸叠成花，每人面前摆一朵。

说的这个“他”是申焕的男朋友，他一来，桌上得摆些不能吃的东西。男朋友叫保罗。

申焕张着膀子跑到沙发前，将那把有俩礼拜老的康乃馨也搬

过来，摆在桌子中央。这样不显得一顿晚饭只有腌鸡和汤。申焕并不去开门，上礼拜已给保罗配了这个房的钥匙。他捺一记门铃是为了礼貌。

很快听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。申焕已经将这屋的门给他打开了。他却还会在开了的门上叩一叩，问一声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这都是礼貌。申焕很骄傲保罗这份礼貌。

他这才进来。申沐清含混地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屁股在椅子上磕碰几下。他对申沐清回了个“你好”，一面就把申焕抱进怀里去亲。申焕看起来是快活的，吊住他那比脸还粗的颈子。他渐渐将她压得向后仰下去，脸盘仰得像一枝朝天开放的大葵花；脸盘像要从那细颈子上给折断下来。申沐清其实并没去看，他眼睛其实是定在腌鸡肉上，肉上有皮，皮上一粒粒凸着鸡皮疙瘩。

之后申焕把保罗牵到申沐清的视野中，坐到了餐桌的一方，那一方有主宰意味，使得申家父女一左一右成了伺候。他在桌下把自己两条长腿搁平整之后，毛茸茸的手便去拿筷子。筷子他是舞弄熟了，甚至能从汤里钳出溜滑的粉丝。申焕头次领他来家时，一顿饭他掉了十五回筷子，饭菜吃了一桌一地。那天晚上他就没走，跟申焕睡在那张沙发床上。之后他几乎天天来，有时来吃饭，有时是申沐清已回到自己阁楼之后他才来。有时他来，申沐清没防，穿戴得太糟粕，申焕就说：“爸，你回你那儿去吧。”申沐清就会慌张地端上自己的碗，上楼去吃。保罗总是在这里跟申焕过夜。

他看上去有三十四五，身高六呎，眼珠子像两个蓝灰色玻璃弹



子，头发留得齐肩，头顶稀薄处透出艳粉色的头皮。申焕说，爸，他是个诗人。又说，爸，他会弹吉他；还说，爸，他的正职是广告公司经理。得承认保罗配申焕是配得起的。也看得出他喜欢申焕，买给她鲜花，还买给她睡衣。前个星期天，他来得很晚，不久听申焕一路叫着“爸”上到他的阁楼，给他看一个丝绒盒子，盒子里是根项链，上面有颗胡椒粒儿大的钻石。

“咱能要他这么厚的礼？”他问女儿。

女儿兴奋得一句话也讲不出，脸上红光铮亮，红鼻子不显眼了。女儿眼睛得意透了，肯定忘干净了夜里那些委屈。申沐清夜夜都是听得见的。他一边听一边糊里糊涂失着眠。

这时他见保罗那毛很旺的大手正使筷子准确动作着。筷子显得尤其锐利，轻揭起腌鸡肉的皮肤。那手微妙地抖一抖，皮从鸡肉上剥落下来，剥得极其完整。保罗一面不断地跟申焕谈话，听不懂英文也听出话的有趣。

申焕眼睛跟两汪清水似的，红红的鼻尖再不是无意义地红了，红得喜洋洋的。

保罗把筷子尖在鸡肉上拨弄，不一会，肉被剔下来，骨头被剔得光生生的。还不急，他筷子又改了动作，捺进肉里，再劈开，也就把肉劈成两瓣，撕裂得那么整齐干净，申沐清看呆掉了。

“爸、爸！”申焕提醒地叫道。

申沐清才发现自己把汤喝得很响。其实不跑神的时候，他喝汤喝得蛮好，一点声也没有，连粉丝都是无声息地从两片嘴唇间一

点点蠕动进嘴里的。为保罗来，父女俩认真练习过喝汤。

饭后是申沐清去洗碗。女儿说，不早了，爸，洗了碗就去休息吧。

见女儿从冰箱柜子里取出一瓶酒，两个杯子，申沐清知道女儿这一夜又要累了。想跟她说：仔细点自己。想想算了。他怕自己和女儿都窘死。吃的是女儿的饭，女儿终究要吃保罗的饭。就这么想：女儿还是能从保罗那儿找些快活的。

进了阁楼，果真听见申焕的笑声。申焕不应该喝酒，喝就出来这种不主贵的笑。

阁楼有八十呎大，一面天花板拉了条大斜线下来，也算墙。窗子就是天窗，往床上一躺，就面朝着它。睡不着时，拉开百页窗，天好时能看星斗移换。

申沐清的梦是这样的：一个小女孩，穿双红皮鞋，走起路来两只膀子向外撑开，象要架稳自己。仔细看看，见小女孩是沿着条水泥围栏在走。是六层楼顶上的围栏。申沐清叫她：“申焕，你给我下来！申焕，你给我下来！”

他把自己叫醒了，发现自己还在痛苦地动弹。他一轱辘爬起来，坐在床沿上喘气。摸过表来看，一点钟。每天都是这个时间，每天他就这样坐在床沿上——申焕又在哭，是给扼哑了的抽泣，在黑暗里摇撼整个楼。申沐清止住喘息，听着女儿渐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她这样哭已有两个月，从她把这么个高大壮硕的亚利安种男人引进家来。申焕在二十九岁前没有这方面的事；她在自己



的博士论文中论女性主义在东西方文学自古的主宰，而她自己几乎是个老式淑女。三年前老伴死时，申焕回国奔丧，表姐妹们劝她找个丈夫带出去，好歹是自己家乡人。申焕老实巴交地承认她确有这个意思。但表姐妹们找来的七八个人选都不如申焕的意。她走时带走了孤单的老父亲。

不知是否幻觉，申沐清此时听见女儿嘶哑的哭声中夹了一声：“爸……！”

他怔了：一个女人灵肉疼痛到什么程度才会脱口喊出这一声？这一声她不是叫别的，竟是如同最幼小无助、穿着小红皮鞋的年月，叫一声：“爸……！”这太悲惨了，两道软软的眼泪从申沐清脸上淌下来。

早上八点，申沐清下楼。他眼睛躲着女儿的脸。

保罗满满地把自己堆进长沙发，两个光脚丫搭在沙发扶手上，脚板粉红得不可思议。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一对脚，这么大简直不该是真的。一对脚像给申沐清看得不好意思了，两只肥嫩硕大的足趾相互切磋，似乎在你推我，我操你地扭呢。

申焕见他，叫了声：“爸，起来啦？”

“起来了。早起来了。”

申焕在明晃晃的灶台前煮咖啡。咖啡壶嘟嘟响。这个假扮的厨房就这一时有点人烟。一星咖啡溅出，她手里的洁白抹布就跟上来，擦掉它。她将咖啡搁在托盘上，又把方糖在一只小碟里堆砌整齐，捧着托盘向保罗去了。她的步子滑稽，去掉她朝两侧微微撑



开的膀子，那股笨拙中的稚气没了，就只剩下笨拙。她放下托盘时，保罗在她后脑勺上轻轻拍一下，眼睛并不离开报纸。申焕笑一下，但马上收住嘴角。

这时申沐清突然看见女儿嘴唇上有新鲜的伤痕。

不久前他找从中文报纸上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心理诊所。他去了。他说该来此地的并不是他自己，他是代女儿来的。

心理医生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医生也很耐心，不催他，直到他把最初的尴尬捱过去。

他告诉了医生女儿在夜里哭的事。他形容了那种哭声。不，不是初夜哭，夜夜都哭。不，我女儿没有生理缺陷。她是我独生女儿，我当然知道她好好的。不，她从小长大的环境很好，我和她故世的母亲都在大学教书。不不不，我女儿绝对没有早年被虐的经历，我说了，她的成长环境是大学校园……

去了那诊所几次之后，一天他对医生说，女儿夜里哭得越发痛，惨，哭得他一宿一宿不睡。他失态地抱住脑袋，让脑袋在两个平掌中痛苦地滚着。等他抬起头，见心理医生两眼阴森森盯住他。

心理医生似乎一切都明白了。

“你女儿和你的关系怎样？”

“很好。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她妈去世了，她就我这个爸……”他边说边觉得这个医生眼神不对劲。“她对她妈的感情淡些，她妈那人爱较真……”医生把头点得极有谋算。

“你有没有想到……”医生开口道：“你对你女儿的感情……”

医生改了口：“你在她小的时候，是不是抚摸过她……？”

他大张开嘴。医生说，没关系，我只是医生，并不仲裁伦理道德方面的是非。在我看来，没有罪恶，只有病态。需要一段时间让我慢慢来跟你解释情结这东西。你应该从你女儿身边走开，甚至从她生活中消失。你明白吗？她并没有哭，那不过是你的臆想。

花去一大笔诊费，就落下这么个判决。申沐清记得自己文绉绉的一生中，第一次那样出言粗劣：“操你妈！”

绝对不是臆想，申焕此刻嘴唇上的伤痕便是证实。申焕身上隔三插五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伤痕。申焕在餐桌对面坐下，端起一杯咖啡递向唇边，滚烫的液体通过伤口时，她肩膀猛一耸。她忘了这伤的存在。每个早晨的降临，之于她，都是对夜的否定。在白天，她能把她们的伤痛完全收缩起来。

“爸，”申焕平淡而快乐地说：“保罗和我准备年底结婚。”

“哦，好啊。”申沐清还不去看女儿的脸。

“我们要搬到郊区去。”

“那我还住这里好了……”

“看你说什么呢？我会撤下你？保罗现在天天来这儿，就是因为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。”

申沐清不吱声了。他懂得她指的是五年前他那次中风，其实那倒没让他残废多少，只是手脚都失去了一些准确性。

“还是把我留在这里，”申沐清说，“住惯这里了……”他用茶杯堵住自己的嘴。

申焕着急，圆眼睛瞪得有些三角：“爸，你又怎么了？！”

她嗓音太响，保罗在沙发上哼哼地清一下喉咙，父女俩马上静下来，几乎是一口一口往嘴里偷咖啡。

过一会，申焕轻声说：“您最近怎么这样别扭？我，还是保罗惹你了？”

他吓坏了，忙说：“吃早饭，吃早饭。”

再过会，申焕说：“我们哪能两头付房钱呢？”

他指的“我们”，是她和保罗。

保罗突然在沙发上轰然大笑起来，笑着叫着：“噢！基督！基督！”两个粉红色大脚丫在沙发扶手上擂动一阵。又象一对巴掌似的相互拍着。咖啡被震得在杯子里跳窜。

父女俩全朝他转过脸。申焕做个好玩的表情，表示她对她的娇纵。

父女俩一动不动，似乎怕惊动保罗的大笑，打断他的开心。

每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六点，申沐清感到情绪平坦、踏实。因为他此刻独自耽着。他常是出去溜溜自个儿的腿，若女儿留下购物任务，他就溜到附近的食品市场。不然他溜到“大不列颠博物馆”，或者溜到圣保罗教堂。中午，女儿会从办公室打个电话回来，三分钟，她问，他答。申沐清总是答：“蛮好，蛮好。”

午睡后，申沐清要花一段时间做他的研究。他从图书馆借到几本“性心理学”、“性行为”之类的书，翻着字典挣扎地读懂了它们。它们中一大半被他斥为胡说八道，但一小部分他读完后呆想

许久。他想不通为什么世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男欢女爱：“男方必须从女方的极度痛苦中获悦；因此有的女性以佯装的哭泣、哀求、惨号来满足对方……”他看着马路对过的楼房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方格门窗。有的窗点灯了，有的是黑黯的方孔。

他忽然觉得世界是个这么难懂的东西。这世界上充满着难懂的人；他们中竟包括着保罗、申焕，还有自己。在对面楼上的人看，他也是一孔黑暗的窗。

他踱步到那张长沙发前。他拖住它下面一只把手，将它展开。它是女儿和保罗夜间的床。他多想拷问它：你知道底细么？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！申沐清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副老犬般悲伤而敌意的脸。

听到申焕在楼梯上的步子，他正在阁楼上翻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只布口袋。布袋很深，他得把整个胳膊杵进去，才能摸到它的底。底下沉着几个药瓶，他摸出一只来看，不是，又将它坠回底去。再去摸另一只。摸到最后一只瓶，申焕进了房，叫了声：“爸，你在吧？”

申沐清朝阁楼下应着，眼去看手里的棕色玻璃瓶。它正是他要找的。

女儿蹬蹬地上到阁楼来了，身上带一股淡淡的地铁味。她说：“爸，今天晚了点，不做饭了，我们出去吃！”她情绪很好，唇上的伤痕干了，结了一块小疤；她笑一笑，它就裂一裂。

申沐清说：“饭做好了。”

申焕有些意外，瞅着父亲的眼睛。她知道父亲一下厨事情就大了——他做得太好；自他中了风他便没碰过厨具。

“嗨，爸！”申焕鼻尖红透了，惊喜得要哭似的。“我去换套衣服就摆餐桌！”

申沐清见女儿迈着她笨拙的步子飞快下楼去了，两个膀子更大幅度地张开，更大幅度地扇着。他伸手把刚才仓促藏进衣袋的药瓶摸出，再读一遍它的应用范围，拧开瓶盖，倾斜了瓶身，轻轻地抖，左手心里渐渐积了七、八粒浅蓝色胶囊。他瞪着这些剂量极大的催眠药品出一会神，从中捡出几粒，搁回瓶里。还有三粒。他将胶囊逐一拆开，倾出里面的药粉。

申焕在哼歌，她的拖鞋在木地板上发出“踢里踏，踢里踏”的声音。

药全成了白色粉末，看上去比它原先的形色要危险得多。听见申焕“踢里踏”的脚步朝阁楼上来了，他往盛药粉的碗里舀一勺汤。白色粉末被淹没了。他特意为此烧了个味很浓的汤。他事先想过是否用一只别色的小碗来标识那下过药的汤，最后他决定不。自从保罗来，申焕对餐具讲究极了，她不可能容忍一只不同花色的碗无道理地出现在餐桌上。唯一的办法是用眼睛盯紧那碗汤，再将它亲自递给保罗，亲眼看他喝下去。

“我来！”申焕要来端托盘。

申沐清用肩膀挡住了她的手：“我行的！”他对女儿堆出个慈爱的笑：“你累了，歇会好吃饭。”他看着自己两只发乌的手紧扼住托



盘的边沿。

“还不知道保罗会不会来吃晚饭!”女儿冲他捧着托盘下楼的背影来一句。

他说:“噢。”

保罗来了。听见门铃,申焕马上点燃桌上的两盏蜡烛,又换了细巧的餐纸。她从不早早把蜡烛点上,怕浪费。

保罗吻过申焕,从衣袋里掏出一瓶酒笑吟吟递给申焕,又笑吟吟对申沐清说:“请拿两个酒杯来好吗?”

申沐清听懂了,不动。

女儿把这句话改成中文,对他说:“爸,保罗请你去拿酒杯。”

申沐清仍不动。

申焕在父亲和保罗之间恐惧了一刹那,只得自己起身。申沐清偷偷注视保罗,见他那蓝灰色眼睛被申焕牵着,嘴里吹着快乐的口哨。他并没有在意申沐清今天的异常。他从来没有认为申沐清的存在碍过事。他完全不存有那种晚辈的由尊重而来的拘束。他那厚实下巴颏被剃得很光,显出铁一般的青色。这是种多刚劲的肤色。他用松弛的拳头抵住下巴,烛光映着那手,那手上丰厚的毛金得简直灿烂了。

保罗终于拿起汤勺。汤不会有异味。申沐清嗅过,嗅到的只是鲜美,味醇。有好的烹饪本领的人靠嗅觉能品出浓淡辛酸。下了药的汤很快被保罗喝尽。

“好极了。”保罗说,肉乎乎的舌头尖在嘴唇上一舔。

“好极了！”申焕用中文向父亲转达保罗的恭维，语气却被她重新加了工。

申沐清向保罗点点头。

夜里，申沐清在黑暗里瞪大眼睛听着楼下。他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。再醒时窗上的一方天白了。申焕的哭声像条冰凉的小蛇从楼梯蜿蜒爬上来，爬进他房里。

“呜……呜，爸！呜……呜呜，爸！……”

她就这样子哭。哭声又细又绵。申沐清记得清楚极了：四岁的申焕被男孩们欺负了，她就这样“呜呜呜爸”地一路哭，到家时她已哭得没了气力。

那催眠剂对于保罗这样一条白种壮汉竟这样无效。

这天早上申沐清没起床。他在早餐桌上的缺席一般会让申焕不安。八点左右，她上阁楼来了。

“爸！……”

“嗯。”他闭着眼，表示还在睡中。

她一口气显然松下来了。她见父亲闭着眼，陡然放轻脚步。立在那儿走神了片刻，她转身伏在那张小桌上匆匆往纸上写字。申沐清从眼缝觑见她的背影，他想看清她这次伤在了哪里。

申沐清起身，见女儿留了话在桌上：“爸，麻烦你到洗衣店把我和保罗的衣服取回。别专程去，要是溜弯就顺便去一趟，中午等我电话。焕焕。”字里行间他实在看不出她的疼痛。

连续两个星期，保罗仍是原先的保罗。催眠药已加到了十粒，

按医药常识,这是个危及生命的剂量了。而这个剂量在保罗身上并未造成明显的杀伤力。申沐清不知该怎么办,再把剂量往上加,绝对会出事的。

申沐清已有整整两个星期没睡过觉,每天夜里他都战战兢兢地等,等着那催眠剂出现神效。而他等来的却仍是申焕的哭声。哭声时常是细弱的,偶尔也会加剧,变得极端凄厉。

在申焕最凄厉的哭叫中,申沐清大汗如雨地起身了。这次再不可能听错,是女儿在叫。女儿在向他呼救。他摸黑到门口,哭声弱下去。他试着向梯阶摸索,哭声只剩一丝儿抽泣。这时他看见了保罗。赤身的保罗走进了门廊微弱的灯光中,显得更庞大。没了衣饰和仪态,保罗整个淡色多毛的身体看上去像个巨形胎儿。

申沐清几乎叫出声来。但他很快发觉保罗不是冲他来的,保罗并没有发现暗处的他。他忙把脊背与墙贴得更紧,紧盯着立在光缘下的这个亚利安种男性:他那么巨大而不肯定的身体轮廓显得那么无辜、易受伤害。保罗在终于找回方向感后,转身进了厕所。

申沐清摸回床上,身上的汗冷冻似的干涸了。

这两个星期中,申沐清两腮大大地塌陷了,耳朵显得比原先大。申焕也注意到了父亲的变化,中午总在电话里添上一句:“爸你按时吃药,啊?”

他费了一下午功夫做晚餐。四个菜摆好,他开始准备汤料。他本来计划做八个菜,又担心太不自然,申焕和保罗会察觉什么。

虽然算不上晚宴，但每个菜他都做得精致到家。可等到八点，无论申焕还是保罗，都不见影子。

申沐清站站坐坐，一刻都舒服不了。

门外楼梯上总算有了脚步声。开开门，门外是紧搂成一体的申焕和保罗。

“爸！”申焕响亮地叫一声：“下了班给保罗的朋友叫去，喝了几杯酒……”两人你拽我拉地走进来。保罗向他打个招呼：“你好！”

他说：“醉成这样？”

申焕咯咯笑道：“谁醉了，我才喝了一杯……”她把保罗捺在椅子上，保罗把她又拉到怀里，捺在自己膝盖上坐着。

“也该打个电话回来！害得我白白准备一下午……”他咕哝。

女儿撒娇地扯开嗓门：“谁让你准备得这么吓人！……这么多菜！”

他咽咽气，说：“还吃不吃？”

女儿转向保罗：“还吃不吃？”

保罗比划个手势：“先喝点汤。”

女儿转向他，口气变得果决：“先喝点汤。”

他却没动，盯着保罗粉红的脸膛。申焕似乎识破他将要做的事，惊叫道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去热汤。什么都冷了。”他边说边转身。

他回到阁楼，点燃了煤气灶。一群鸽子在天窗上蹲着，咕噜噜咕噜噜地念咒。他拉开灯，鸽子们突然看清了他，不作声了。他将